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

徐冠群 朱 珊

摘要：近年来，返乡青年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具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返乡青年呈现较真实的乡村视觉符号，实现了乡村再出场，并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以完成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乡村的在场性；其次，在脱嵌与再嵌入的身份游移过程中，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并不断在自我确认的“自适应”和互动反馈的“他适应”中进行身份调适并实现身份重构；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地方”的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大众围绕短视频互动形成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并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但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使被祛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理想消解现实。

关键词：返乡青年；短视频；乡村振兴；媒介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3—0177—10

短视频是数字时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50次调查数据（2022）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这一数字见证了短视频从出现到普及再到无处不在的强劲势头。不同于其他媒介技术的发展轨迹，中国的短视频从诞生以来就脱离了“城市中心话语”的拘囿，表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特征。这是因为短视频所聚焦的视觉化表达降低了非精英群体的进入门槛，动态符号的赋权给予社会底层群体更多话语权与叙事可能性，扩展了个体自我表达与内容生产的通道，长期身处媒介话语之外的乡村居民逐步进入社会化媒体的中心。

然而，话语权的下放并未实现“影像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展现，受制于媒介素养、文化区隔、审美趋向等多重因素，乡村媒介实践导向了以“土味文化”“身体猎奇”为主的表演，乡村再次成为一个被想象、被凝视的客体，陷入“城市用户围观农村创作者”的观看结构。在这种撕裂之下，有一类群体成为了潜在的弥合剂，这一群体便是返乡青年。本文即以返乡青年的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媒介空间中的影像生产进行考察，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作为“新农人”的返乡青年如何突破传统媒介表征与对乡村根深蒂固的想象，通过短视频的视觉性力量建构新的乡村意象，实现解域后的乡村在场性重建；第二，在地域的脱嵌与再嵌入中，返乡青年如何通过短视频创作进行自我呈现，从而实现身份重构与身份认同；第三，返乡青年如何借助短视频平台勾连现实与虚拟的社交关系，实现从城市社会回归乡村社会的愿景。

作者简介：徐冠群，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

朱珊，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字媒介与信息传播研究。

一、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返乡青年具有强烈的媒介意识，其短视频实践对乡村空间与文化的可见性展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渴望借助短视频的力量改写聚焦宏大叙事的社会资料，让乡村与村民摆脱无名者的困扰实现历史性出场。徐婧等通过考察返乡青年在快手上的媒介呈现，指出该群体借助短视频重塑乡村形象、传播乡村文化，使有关乡村的符号与意象为更多人接受。^①尹金凤等人认为，返乡青年身处乡村与城市的双重地域空间、乡村话语与城市话语的双重媒介空间，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特色进程。^②曹钺等指出，返乡青年能够借助数字力量重塑城乡交往模式，打破城乡二元区隔的传统认知，以乡村短视频为“中间景观”，将城市观看者对原生态田园生活的观看需求与乡村居民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真实化再现勾连起来。^③相比于热衷进行“土味实验”的乡村青年和借助媒介抵抗“生存性焦虑”的小镇青年，返乡青年以一种更积极、更具自我意识和创造性的方式进行短视频的媒介实践。短视频实践是他们记录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亦是连接乡村与城市、实现乡村振兴理想的尝试。该群体的媒介实践是中国转型时期乡村青年反思城乡二元结构冲突与其从“返乡做客”到“返乡做主”身份转变的双重表征。^④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数字民族志的调查路径，辅以视频文本话语分析，通过参与式观察与个案分析的深度结合，关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叙事文本及该群体的意义赋予、资源调度、行动开展等具体传播活动。为更好地考察返乡青年短视频叙事策略与实践内容，笔者以短视频平台使用者的身份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观看相关乡村视频，并以粉丝身份在评论区及粉丝群与创作者互动；同时，根据相关话题词条筛选视频文本进行文本话语分析，以此作为数字民族志的补充材料与支撑依据。在观察对象的选择上，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依据主题相关度、互动活跃度、内容区分度、粉丝量等综合排序确定观察对象，最终选取20个账号作为样本总库，基本覆盖乡村生活、乡村公共议题、三农产业发展等多元主题。为更好地了解返乡青年的内在动机与深层行为逻辑，笔者收集了以样本账号为主体的媒体报道材料共37篇。围绕上述资料进行数据整理和质性分析。

在笔者为期两年的观察过程中，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有了质与量的变化，这得益于三个方面的进步：首先，中国正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以“互联网+”推动农业信息化，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这为“三农”类短视频的火爆提供了官方政策支持。其次，乡村题材内容输出获得短视频平台更多流量支持，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加大对“三农”创作者的扶持计划；最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城市生产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更多青年返回乡村，他们凭借自身媒介素养与学识能力重新将自己定义为充满活力的“新农人”，借助短视频展示自我并获取经济价值。这都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二、空间生产：再嵌入后的乡村可见性重建

返乡青年是“液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社会”的见证者与体验者。乡村青年摆脱与乡村空间的紧密联系，进入一种流动的生活，在出生成长的故乡与工作生活的城市间往返迁徙，其物理身体、情感寄托、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造成了乡村青年与乡村空间的脱嵌。由于乡村青年奔向了异域空间与都市生活，其或者丧失了诉说乡村故事的机会，或者成为乡村新的凝视者，这种脱嵌一定意

① 徐婧、汪甜甜：《“快手”中的乡土中国：乡村青年的媒介呈现与生活展演》，《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2期。

② 尹金凤、蒋书慧：《网络短视频生产中乡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建构》，《新闻界》2020年第8期。

③ 曹钺、曹刚：《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数字平台如何形塑城乡新交往》，《新闻记者》2021年第3期。

④ 王玉玮、黄世威：《媒介化回嵌：季节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重建——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鄂西北王村的民族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义上加速了乡村空间的不可见性，导致乡村在媒介中的失语或陷入“土味”的符号封锁，致使其成为“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被凝视与再造的生活空间”。^①

如果说乡村青年的脱嵌是受流动性的影响，那么返乡青年的“逆流”行为则更多出于一种主动的“流动力”，他们自发地重建已经脱域的空间互动与社会关系，使自我与乡村空间的地域性条件相契合，这一过程便是再嵌入。返乡青年的再嵌入不仅是身体回归乡村，更是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彼此嵌入，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熟谙媒介技术使用、具备良好文化资本，返乡青年成为乡村言说机制的重要主体，该群体进行的内容生产成为互联网语境中乡村符号体系的根本构成依据。他们渴望从“土味”和“无序”的符号封锁中获得突围与解域，将乡村作为短视频的空间生产对象，恢复乡村的可见性与在场性。

（一）乡村再出场：短视频空间中的乡村呈现

空间本身具有权力性质，不同空间在媒介文本中的文化意义生产中具有不同的权重。具体到乡村空间的视觉生产，由于城市媒介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城市对乡村空间的解读持续地固化着一套理想化的想象秩序。这种想象不仅规训着传统媒体对乡村意象的判断和乡村话语的修辞，使乡村成为衬托城市文化的参照系与“底层叙事”的聚集地；同时，投射到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网络媒介中，以绝对的审美和文化权力再造想象秩序。短视频兴起之初，乡村空间经历了第一次出场，但受制于流量法则，这次出场乡村更多作为一种预设背景用以满足城市想象。“乡村老铁”和“小镇青年”没有将镜头对准真实、客观的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而是不断放大与迎合被媒介话语和想象秩序标签化乃至污名化的乡村印象，以身体猎奇的叙事方式获取关注，创造出“底层”残酷物语的身体图鉴。^②最终，这次出场以失败告终。

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则带来了乡村空间的再出场。不同于作为背景的出场方式，在返乡青年的短视频中，乡村以具体的地理样本和空间景观出现。作为地理样本，乡村既包括物质地理，也包括文化地理，前者聚焦于地域、场所等承载特定文化的载体；后者指向依托地理要素而生的特定文化与社会关系。作为空间景观，乡村场景既表现为自然和人文物质性，又表现为物质性场景的符号化再现^③。在一系列短视频里，村舍、田野、家畜、农作物等富有乡土气息的符号随处可见，耕田插秧、上山砍柴、作物采摘、美食制作、邻里交往等人文符号自然展现，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话语空间。同时，返乡青年不仅展示了自然风光，还通过呈现诸如习俗、建筑、活动等特色文化符号凸显乡村空间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将被遮蔽的乡村“解蔽”，通过展现具体的乡村景观与多元的视觉符码有效地将其从“土味”叙事的背景板和城市话语的想象拼贴中解放出来。借此，乡村在短视频的空间实践中实现了再出场，这种出场具有自觉性和自足性；并且此次出场不仅完成了对物质空间的呈现与改造，更为乡村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与意象。

（二）积极的可见性：返乡青年的乡村叙事策略

当获得的他人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见性便产生了。新媒介不仅允许个体获得可见性，还给予其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及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因此，新媒介的使用者成为可见性的组织者。返乡青年借助短视频技术的传播可供性，成为积极的空间生产者，通过“符号、代码、想象建构一个表征性、经验性与体验性的空间，并借由空间实践赋予其各种意义和可能性”^④，他们以更为自然、更具原生性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影像抛向公众视域，增强了乡村空间在数字媒介中的可见性。具体来说，返乡青年通过叙事内容和叙事角度的调整为乡村空间赋予积极可见性。

① 秦朝森：《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

② 梁光苇、宋壮：《从自我异化到文化反哺：短视频视角下乡村青年影像空间的文化转向》，《中国传媒科技》2022年第8期。

③ 刘亭亭、李婷：《多元叙事与情感表达：短视频浪潮中乡土空间的视觉生产》，《视觉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

在叙事内容上,返乡青年一改以往有关乡村的猎奇、低俗、以身体表演为特征的视觉修辞,采用“生活流”的方式对影像内容进行重组。返乡青年以乡村中的人、事、物为核心内容,通过镜头记录和书写自为、常态的生活片段,将乡村日常生活、农事现场、风俗活动真实呈现出来,使其成为乡村空间体验的一部分。如“康仔农人”的视频聚焦于农作和乡村美食制作,其以乡土化的田间田野为背景,通过白描的叙事方式将乡村生活娓娓道来。“乡村小乔”则通过展现家庭生活环境与不同代际的相处日常建构出流动的生活片段,以此反映具化的、“最是人间烟火气”的乡村图景。“生活流”以乡土气息的意义符号和文本语言为构成要素,以日常生活为切口,用聚焦个体或过程的微观叙事消解传统语境中宏大叙事表达,通过真实、纪实的手法以“局内人”的视角对乡村日常影像进行重组。

在叙事视角上,返乡青年以“我情境”为着力点,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内聚焦叙事,通过对日常事务的观察与思考,完成自我与乡村的双重呈现。以往的“土味”短视频虽然也以自我情境为出发点,但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村这一客观空间的存在,导致乡村或成为个体进行身体展演的背景预设,或成为充满文化隐喻的隔域想象,使得人与乡村空间之间产生割裂。而返乡青年的叙事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乡村既是展开叙事的空间体系,亦是自我呈现的落脚点,叙事视角虽从“我”展开,但最终仍回归乡村空间的自然魅力。如“林区胡杨”的短视频不仅记录了收松子、打松塔、采蘑菇等劳动过程,还通过自身实践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通过将自身置于乡村空间,实现了人—物、个体—整体两种符号的关联强化。

全新的叙事策略将乡村空间打造为一个可体验、可感知、可互动的在场性情境。通过打破土味审美和拙劣的“对空间生产的模仿”,返乡青年实现了对城市价值判断和大众审美惯习的突围,以具像化的符号和自然的原始状态对网络中凝视者赋予乡村的想象符号进行祛魅。可以说,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不是以“做加法”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制造“城市中产”的价值落差和陌生体验,而是通过“做减法”传递最本真自然的乡村符号,以此实现乡村的可见性重建。

三、身份重构:短视频中的自我呈现与身份调适

脱嵌是自我认同转向的过程,而嵌入则意味着个体根据特定的社会想象重塑自我认同,在这一动态交互中,个体能够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再建构^①。由于个体需在一定的背景框架中理解自我,并通过行为和表达的转变适应空间与角色的变动,因此随着情境的变化,人需借助新的自我呈现和形象调适嵌入新的空间互动和意义背景。对返乡青年而言,其从城市嵌入乡村的过程必然带来身份的转换,短视频实践成为新身份培育与建构的理想工具,通过自我呈现与形象调适,该群体在嵌入的过程中不断明晰自我身份并实现身份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返乡青年可以说是城市化浪潮的“逆行者”。作为从乡村中走出的个体,返乡青年具有天生的“乡土性”,亲情乡情、故土情结与文化烙印促使其重返家乡;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农村农业结构,为乡村人才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宏观社会要素的影响与形塑下,返乡青年回归乡村,以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实现自我价值,为乡村经济活力的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注入新动力,亦为探索城乡融合、消弭城乡对立提供新路径。

(一) 理想化形象:返乡青年的自我呈现

短视频为返乡青年的自我再建构提供了可供性支持,该群体借助网络技术将自我再建构为流动的多样态整体,这一过程是自反性的主体建构,通过理想化形象的塑造和自我位置与价值的找寻,返乡青年从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中摆脱出来。即返乡青年通过一系列主动的短视频媒介使用与自我呈现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并逐渐形成对自我身份感的追寻与确认。

1. 乡村文化习俗记录者

乡村文化习俗是乡村空间最重要的文化组成要素,其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是凸显乡村特色、

^① [美]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区分城乡差异的参考系。长久以来城市中心主义叙事方式遮蔽了乡村文化习俗的发展与传播,不仅鲜少有人关注这些独特、生动的文化习俗,甚至在现代化趣味的文化空间中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因此,乡村文化习俗逐渐失去本身的传承力与文化凝聚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共同体的建构。而媒介演化与文化遗产间存在天然关系,每种媒介都具备提升、过时、再现与逆转四个功能,其中,再现功能指向新媒介具有赋予已过时的文化新的生命力的能力,当返乡青年将短视频对准乡村田野,被忽视或失去活力的文化习俗便借助短视频得以复活与重现。

出于自身的故乡情怀、乡土意识与文化认同,返乡青年将短视频平台作为进行乡村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通过展现特定村落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习俗的重复性视频展演,使其短视频实践成为具有文化展示与传承意涵的一种文化技艺。如“乡村刚子”“新农人清明哥”等注重记录家乡节日庆典、婚丧嫁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习俗。他们不仅将镜头对准此类文化活动与表演仪式,更会向观看者介绍和讲解家乡的独特文化。正如他们提到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仅是乡村日常活动的一种类型,更是村集体共同记忆的组成部分。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这些民俗有助于建构村民情感价值结构、塑造文化共同体,以此实现文化传播。同时,通过展演特定地域的文化内涵,也为处于边缘的乡村社会提供了表达机会,而这种个人记录性、参与式的媒介实践也为乡村文化习俗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

2. 农业专业知识传播者

相较于旧农人,作为新农人的返乡青年接受过专业教育,了解现代科学农业生产方式,其以互联网和短视频为工具,讲解、科普农业专业知识,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技学习的需求。在当下,人们通过手机浏览短视频日益普遍,农民也可以通过短视频获取农技知识,不断提升掌握新技术、新手段来发展生产和增收致富的能力,从而提高对现代农业生产和理念的认知度。对返乡青年而言,短视频呈现方式易于获取、易于人们接受的特质降低了农业科普的门槛,诸如“小姐姐说果树”“三杨聊农”等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将农业专业知识日常化、可视化,便于广大农民观看、吸收和应用。在此过程中,返乡青年实现了农业领域引导者、公共价值贡献者与乡村公益参与者的三重身份建构。

3. 乡村振兴战略践行者

在文化视角下,乡村振兴的主体问题需要明确。由于乡村社会结构较为封闭与集中,且存在地域和宗族人文认同规约,相比于外者,生于乡土的“内者”更具吸引力。而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以乡村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活动、乡村产业发展等为主题,将乡村生活展现与个人生活展演合二为一,在此过程中,返乡青年作为媒介使用者与行动者,展示了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新乡村,短视频真正成为赋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工具。由此,返乡青年也被视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①同时,返乡青年对现代化与城乡二元发展具有相对全面且理性的思考,在都市空间与乡土家园的地域流动与来回嵌入中进行着各种业态探索,他们有更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市场观念和规则意识,能加速乡村产业振兴与乡风文明改善。^②其中最重要的是该群体具有“互联网+”的意识与能力,他们以短视频为乡村振兴的“新农具”,在媒介逻辑中贯彻商业逻辑,积极参与到媒介展演和数字消费之中,从事电商助农工作,“我们希望通过短视频打造推动规范化与品牌化的农产品,帮助乡村实现产业振兴、改变乡村经济……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是我们新青年响应国家政策、带动乡村脱贫致富的积极尝试”(现代知青河南特产,2021年10月17日)。

借助短视频的非地域化特征,返乡青年拍摄了多种多样的农业面貌,令更多人感知到丰富多彩的农业生态,了解到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从而实现农资转化,帮助农产品销售,提高农民收入。更有一些返乡青年通过制作优质的系列短视频,逐渐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乡土品牌,再借助直播为线下销售引入流量、带动销量,形成产业运作的良性循环,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探索出更多可能性。如“湘妹心宝”

① 赵月枝、沙焱:《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

② 何慧丽、苏志豪:《返乡青年何以返乡?——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模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帮助家乡解决滞销农产品、推广特色美食,创造千万收入,有力地打响了家乡的知名度。短视频技术赋权成为乡村社会发展进步的工具变量,返乡青年将自身定位为乡村转型的积极响应者和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中介化力量,通过三农短视频将自然生态转化为乡土经济,以此展现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坚力量的个体价值。

(二)“自适应”与“他适应”:返乡青年的身份调适

对返乡青年而言,返乡行为本身是一个身份调适的过程,即他们需要从“都市生存者”转向“乡村生活者”,从“现代化体验者”转向“乡土性发展者”,不断地在两种对立的身份之间进行自我定位的变化与适应。这种身份调适本是内生性的动态过程,其伴随着空间的流动而产生;但在短视频实践中,返乡青年将身份调适外显为数字化的形象调适,通过视频创作与社交互动不断进行能动的自我形塑,从而形成返乡青年的普遍形象与基于个体经验的自我形象。具体而言,这种身份调适有两条路径:一个是以自我确定、身份凸显为核心的“自适应”,强调返乡青年通过语言和视觉符号的自我建构,投射出“我是谁”的身份确认;另一个是以修饰表演、互动反馈为核心的“他适应”,强调媒介逻辑、社交互动、社会想象与身份调适的有机勾连。通过两者的对话与整合,形成返乡青年的身份感知和形象意涵。

1.“自适应”:自我形象的主动追寻

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不仅是记录日常生活的叙事行为,更是一种依托影像所产生的文化实践方式。该群体借助媒介符号完成形象符号的建构,从而对自我进行归类、对群体进行区分,以实现自我形象的主动追寻和身份认同的能动建构。

返乡青年按照自己设定的自我形象认知,以短视频创作凸显“返乡”二字背后的微观与宏观意义。

“返乡”承载着政策红利和社会资本支持,他们在账户名称与短视频中不断强调这一身份,实则是确定自身在农民这一群体中的特殊性。返乡青年有意与自己的父辈进行身份上的区隔,将自我重塑为新农人。

“我虽然是农民,但我已然和我的祖辈父辈不同,无论是在参与劳动的方式上,还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我们这一辈都已经与上一辈相去甚远”(返乡小马哥,2022年3月21日)。在短视频中,他们尝试树立充满活力、希望与野趣的农人形象,将这一群体打造为乡村人文精神的传播者和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引领者;同时,他们不断强调自己在城市中接受教育、具有都市意识的事实,试图将自身与传统叙事中教育缺失、思想落后且贫困无力的旧农民形象进行切割。通过视频文本话语分析,发现在短视频的自我形象呈现中,返乡青年建构了一个话语空间,以“链接城乡的第三人”“与原住民融合共生的青年一代”“带动乡村产业和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带领农民致富的返乡创业者”“乡村振兴的驱动者”等高度集中的话语生产着新农人形象。

返乡青年不仅在赋予自身与传统农人不同文化身份属性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预设与展示,在短视频实践中,他们亦会将自己与其他青年群体进行比较、划分,强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化特征,形成“我群”与“他群”的身份辨识。在某种意义上,返乡青年将自己界定为介于城市青年和乡镇青年之间的第三种青年群体,与前两者相比,他们不仅具有天然的乡土根性,更具有后天的现代意识,由此决定了他们感知、思考“地方”的方式不同于任何一类世代定居于“不流动”的人与空间的群体。^①由于该群体有着城乡二者兼容的新的理念及重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价值优势,因此他们以新乡贤进行自我角色建构与形象认同。视频文本话语分析结果显示,返乡青年建构的新乡贤形象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具有深厚的乡村渊源,对家乡表现出深刻的依恋和认同,自愿投身于乡村振兴;二是具有良好的能力才干,能为乡村发展带来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文化;三是具有较好的品德修养,创业目标不仅在于获得个人经济收益,更在于提升乡村整体社会效益。

2.“他适应”:外在机制介入下的形象再生产

在与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社会网络互动过程中,返乡青年的身份调适与形象生产不仅是自适应的

^① 沈费伟等:《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进路与反思》,《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过程,更是一个“他适应”的过程,即返乡青年形象建构的自我话语会顺应各种外在机制的入场和在场,处于修正与重构的动态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短视频平台内在的媒介逻辑及围绕短视频创作进行的互动行为发挥影响最大,前者以一种预设的、潜移默化的姿态影响着返乡青年的形象表达策略,而后者则以一种情境化的、外显的方式对返乡青年的身份建构施加作用。

媒介逻辑是一种媒介及其所运用的媒介格式,这种格式决定了媒介使用者的材料组织方式、语言和非语言内容等“媒介语法”的呈现,并设定了对特定行为特征的关注与强调。^①短视频具有故事性、生活化的潜在逻辑,这些媒介逻辑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短视频的媒介逻辑要求返乡青年成为乡村故事的生动叙事者,采用大量自述式文案和具有张力与灵活性的方式进行个性表达,在影像中呈现出“我”叙事的人格化表达。因此,短视频中的返乡青年不再是单纯的乡村记录者,而是在场的故事讲述者。同时,作为乡村的符号与文化标记,返乡青年还具有创作者和表演者双重身份,成为“新农人”的中坚力量。而在“新农人”身份之外,也须看到返乡青年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作为生于乡村、长于城市而后返乡的青年一代,其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同辈人具有更强的现代性特征,因此在乡村—城市的空间流动中时刻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同时,在城市与乡村的来回嵌入中,返乡青年经历着身份的转换,其面临重塑自身生活方式与建构新的身份认同的迫切任务。因此,返乡青年在现实与文本之间、记录者与讲述者之间进行身份的转换,以自我逻辑与平台逻辑间的“内—外”互动关系作为身份回归与形象认知的调适资源。通过深入观察和分析该群体的短视频媒介实践,能够理解在转型期城乡二元关系的时代背景下媒介技术与媒介文本为其带来的价值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隐喻。

作为社会化的外部机制,短视频空间中的互动反馈同样影响着返乡青年的身份调适与形象重构。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呈现的并非是理想化的“个体自我”,作为数字空间的“被凝视者”,他们要时刻根据凝视者的反馈进行自我呈现的调整。返乡青年在短视频实践中接受着双重审视:一方面,其作为“新农村的代言人”,所言所行都要以实现乡村的“地方再造”、展现真实乡村生活与文化为遵循,这要求他们以符合乡村主体身份的自我定位展开视觉文化实践,如使用地域性的乡村方言进行展演与再现,强化本土文化及社会情感结构;另一方面,虽然视频内容及场景取自乡村,观看者却大多来自城市,他们通过短视频想象乡村文化的理想图景,了解乡村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这要求其凸显城市话语和“城归”形象。因此,返乡青年必须成为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文化连接、城市与乡村间的黏合剂,他们的短视频实践与身份塑造不仅需要乡村语境中获得内部认同,也需要在城市话语下引起广泛共鸣。出于乡村社会内部意义生成和乡村他者价值追求的双重影响,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将自己确立为以乡村资源讲述乡村故事、以城市话语建构乡村叙事,链接城乡互动且具有多元认同的都市农人,在乡村社会的历史感、当地感与都市社会的现代感和离土性之间进行身份认同的积极建构。

四、共同体的想象：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

媒介可以将不同的个体维系在一起,通过建立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的对话,参与着“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与公共家园的建构。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以日常生活的微观呈现生成“地方”的数字化消费景观,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成为沟通城市与农村、观看主体与观看客体的重要桥梁,催生了城乡间的新互动与意义生产,而这些互动构成数字化语境下“三农”发展的独特媒介景观。乡村通过视觉符号的呈现被重新赋予一种集体性的向心力,编织起大众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重建地方感,以新的在地实践打造乡村拟像,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

(一) “这里是乡村”: 乡村记忆的怀旧式书写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日益推进,中国从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步入城市生活

^① 陈辉、熊壮:《媒介逻辑与传播形构:媒介化研究中过渡概念分析性之考察》,《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

的加速洪流中，愈演愈烈的现代性焦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以怀旧作为通达精神家园的捷径”^①。怀旧是一种情感共鸣，是人们渴望拥有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是青年群体对“高速社会”的抵抗，以期缓解心中的焦虑与倦怠，身处都市的乡村青年希望“回到过去，回到农村”，而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则提供了一种召唤，构成个体记忆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个体乡愁怀旧的对象物。在短视频的创作与互动中，返乡青年与众多观看者共同完成乡村记忆的怀旧式书写。

怀旧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上，怀旧是关于过去的浪漫想象，它在个体或群体的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连接，赋予过去以特定的意义。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是一种抵御社会剧烈变迁、对抗生活加速剧变的防御机制，在视频中，他们有意地突出砖瓦房、打果子、麦田丰收、大喇叭播报等景象，并反复指向一个具体的地方或者某种与地方相关的生活方式，强调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怀念。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展现的怀旧性乡村景观带有天然的历史性，唤起了观看者对消逝的童年和乡村家园的集体记忆。在短视频消费中，童年和过去的生活物品、人生某一阶段的经历纷纷与当下产生关联，通过记忆的位移与想象的浪漫纠葛，勾连起当下与过去。这为当代青年提供了生存的意义感、个体的连续感和安全感，通过对“过去”的浪漫化，展开对当下的反思和批判。

在空间维度上，怀旧是关于“地方”的想象——那个远离的故乡、平和静谧的乡村社会与童年成长的地方。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呈现了乡村的独特自然风光、特色产物，旧器物以及互动场景，展示了“从容模糊的时间感、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②等乡村传统文化精神，并通过声音、画面、形象的多元组合建构乡村记忆的数字影像。通过营造“地方感”，返乡青年将乡村塑造成带有美学及道德价值并支持找寻个体内在生命意义的具身实践空间、具有安全归属感并再现乡野“慢生活”及传统共同体的情境化空间，通过展现一个具体地点、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建构了一个可寄托集体怀旧情感的乌托邦家园景象。^③多元主体围绕短视频中的地方记忆展开互动实践，个人记忆和媒介记忆相互交织，形成怀念家乡、怀念乡土社会的烟火气，怀念邻里代际关系人情味的集体感叹：“小时候有多么想离开小村庄，现在就有多么想回去，砍柴做饭、围桌而坐、谈天说地，这种消失已久的烟火气让我怀念不已”（乡村小乔视频评论，2022年5月2日）。

通过乡村记忆的怀旧式书写，返乡青年与网友共同创造了关于怀旧和乡愁的集体互动空间，并通过再造“地方”开辟了现代社会空间之外的精神寄托地。与“不存在已经成型的、具有人类意义的固定模式”的空间相比，短视频中的乡村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④，当人们疲于冒险和自由时，它能提供一个安稳和依恋的意义空间。在这样的观看框架和互动共建中，乡村得以再次“地方”化，其存在的意义亦得到重构与延伸，乡村成为数字空间中的公共家园，返乡青年与观看者在怀旧的情感共鸣中结合为价值认同的共同体。

（二）“我们同向往”：数字共同体中的情感共振

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不仅是乡村实践的记录和日常生活的勘探，更是乡土情感的镌刻和铭记，乡村生活图景的媒介再现和传递成为离散在外的村民进行情感沟通、经验分享和身份认同的社交连接，构成一种独特的话语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短视频所形塑的认同不仅包含返乡青年作为视觉阐释主体和空间生产主体对乡村的重新发现与媒介呈现，还包含了作为视觉信息接收主体的离乡青年在观看和传播过程中对乡村的再认识和再想象。在乡村视觉符号的交流互动中，乡村本身成为可添加意义、可变更形式、可置换主客关系的媒介文本，而分散的个体则通过转发、评论等媒介消费行为围绕短视频实现精神上的

① 赵静蓉：《现代怀旧的三张面孔》，《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王晓明：《“城乡结合度”：一个新的社会进步指标》，《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③ 曾一果、罗敏：《乡村乌托邦的媒介化展演——B站“野居”青年新乡村生活的短视频实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 段义孚、王志标：《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连接和认同，乡村逐渐糅合成一个庞大的线上群体。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与“离场”的乡村通过返乡青年提供的媒介窗口进行再连接，一个蕴含着丰富情感逻辑的乡村共同体在数字空间中成型。

步入城市的离乡青年时常忧心于城乡的割裂、感慨于乡土的远去、伤感于群体连接的消失，裹挟在都市合理、规范、高效、刻板的运作秩序中，“农裔都市人”感受到脱离情感共同体所产生的生存“离心力”，并渴望重回价值共同体寻找生活“向心力”。而同看视频、留言讨论、群聊互动等行为，则把个体的乡土情结变为众人的同频共振。以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为主体，个体情感的涓涓细流汇入社群的、集体的情感河流中，在虚拟空间中凝结成紧密的“情感共同体”。返乡青年短视频中的“情感表征”能为共同体内的成员提供一种舒适的、愉悦的情感体验，观看乡村短视频就如同享受按摩，实现了视觉欲望的满足、精神压力的释放、文化情感的慰藉。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回应了现代社会普遍蔓延的情感性焦虑，并通过建立一种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参与交互的存在方式和新情感结构，尝试为游离于乡土之外的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摆脱焦虑的途径，借助短视频这一“诗化生存”手段，处于乡村情感共同体中的个体可实现远距离的“诗意栖居”。

返乡青年生产的短视频设定了一个互动仪式情境，为置身其中的个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感能量”。一般意义上的群体虽然也共享集体情感，但只是一种表象化的群体性沸腾，会随着个体关注点的转移而瓦解。而围绕短视频形成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共享的却是“我们同向往”的情感共振，这种情感能量会在每一次媒介互动中得到储存，持续驱动个体在其他际遇中的行为选择。无论是返乡青年的视频创造，还是离乡青年的影像观看，在一次次内部互动中积蓄下来的是一种稳定的、带有天然温情和感性的情感能量，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情感逻辑。符号互动、延续体验以创造情感栖息地、集结情感共同体的方式推动短视频内外个体的情感共振，借由“乡村的拟像”个体达成对乡村的整体认同和心理依附。

五、结论与讨论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而吸引青年人，尤其是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引导下、在个体奉献家乡情怀的支持下，返乡青年开展重建乡村的行动实践，这种回归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具有示范价值。返乡青年不仅将先进的知识、技术与文化观念带回乡村，更借助短视频等新媒介描画乡村生活的微观纪实、勾勒乡村发展的真实形象、呈现原生性的乡村内容，对被大众所误读、所想象的“土味”进行解构。通过将真实、自然、本土、传统的视觉符号连接到传播实践中，返乡青年的短视频以他者想象以外的乡村空间填补流行文化的话语空缺和美学漏洞，实现了乡村的可见性生产与“地方再造”。返乡青年在地域空间的流动及脱嵌与再嵌入的社会实践中，也不断通过短视频实践进行着自反性的身份调适与认同建构。一方面，他们通过自我确定、身份凸显为核心的“自适应”主动刻画出乡村文化记录者、农业知识传播者、乡村振兴中坚者与城乡文化交流者的理想形象，并用视觉符号记忆支撑；另一方面，在媒介逻辑、社交互动、社会想象的加入下，他们的身份调适又受到“他适应”的制约，城市他者和乡村他者共同的互动反馈影响着返乡青年的身份感知和形象意涵。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将无数人带回了故乡，也将无数人拉回了童年，人们以短视频投射乡愁、寄托向往，一个蕴含强烈情感的乡村共同体得以建成。可以说，无论是在微观的个体身份维度，还是在宏观的地域性维度及社会情感文化维度，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都具有跨越时代性、打破二元叙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类短视频实践也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

首先，部分返乡青年的视频并非记录乡村自然的生态存在或顺应时令的真实场景，而是有意打造出的“拟像”画面，乡村符号成为一种材料，用以为“虚幻的田园”提供现实依托，最终指向的是“被展示的景观”。随着越来越多返乡青年走向专业化、资本化内容生产道路，基于乡村的视觉展示逐渐沦为流量逻辑与商业逻辑裹挟下的文化奇观和一种依托于平台经济的数字产物。在数字景观中，乡村指向淳朴的过去、与焦虑相对的田园乌托邦，当虚幻和美化乡土现实的视频内容脱离了真实乡村问题的厚重真实议题，当返乡青年主动生产迎合消费主义的内容，依照他人的期待设置自己的思想和形象，在自

上而下的数字异化和自下而上的自我异化中，已被祛魅和复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

其次，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存在“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混为一谈”的危险。博伊姆将怀旧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修复型怀旧强调“旧”，即人们相信自己所呈现、所看到、所想象的是真实，这类怀旧是共同体复兴的特征，擅长创造反现代、反外来者的神话；反思型怀旧则强调对事物的怀想本身，并试图从怀想中获得解决问题、连接过往与未来的方式，是一种意义性的叙事。^①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聚焦于乡村生活的平静、祥和，并试图从乡村风物中找到一些安慰和疗愈的元素，将其与机械化的、加速的都市社会区分开来。这种过去/故乡、现在/他乡、未来/乌有乡的对立式情境呈现是一种修复型怀旧，虽然能为身处都市的观看者提供一座世外桃源，暂时以想象的方式回归理想家园，但对集体记忆与乡愁的过度美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前者忽视了乡村旷日持久的留守儿童、老龄化及劳动力流失等问题，后者则消弭了返乡青年城乡双重性对弥补城乡割裂、消解二元区隔的意义价值。

值得肯定的是，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中，青年、城市、乡村、传统、革命、商业等多元文化表征相互嵌合，构成了乡村再发现的符号框架与意义阐释体系。^②通过观看乡村—塑造自我—构建群体的实践过程，返乡青年完成了对乡村的表征与言说、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与挖掘、对身份的群体认同的生产。短视频内外对乡村的想象体现了人们的还乡情节，而这一情节体现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必要性。如何从内部激活乡村的文化资源和经济活力，让短视频这一新农具借返乡青年新农人之手赋权乡村，是当下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

An Investigation on Short Video Media Practice of Young Returnees

XU Guan-qun¹&ZHU Shan²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Library, Qingdao, 26658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young returnees have shot a large number of short videos, which have the following social functions. Firstly, the returnees present more authentic rural visual symbols, realize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countryside, and innovate the narrative content and perspective to complete the positive visibility of the countryside and restore the presence of the countryside via “place reconstruction”. Secondly,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migration between “de-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 short video practice has become a tool for young returnees to construct and realize new identities. They carry out identity adjustment and realiz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constantly in the “self-adaptation” and “other-adaptation” of self-confirmation. Meanwhile, the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young returnees generates a digital picture of the “place” by providing individuals in the city with an empathetic space to pursue rural memories and entrust their rural feelings. The public interacts with short videos to form a “common imagination” about the rural regions and complete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homes. However, their short video practice has a hidden trend of “new alienation”: one the one hand, the collage of simulacra symbols can easily make the countryside a “displayed landscape”, and make the “disenchanted” countryside “enchanted” aga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stalgic writing in the countryside is hallucinatory and violent, which inevitably causes ideals to dissolve reality.

Keywords: Young Returnees, Short Video, Rural Revitalization, Media Practice

[责任编辑：廖 霞]

①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6—63页。

② 吴炜华：《技术疆域、文化构型与话语实践：新文化图景中的短视频》，《青年记者》2022年第1期。